



在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以后，美国换了一副面孔，以斡旋者身份周旋于俄乌之间，却几次三番要求在中东地区展开和谈。诸如阿联酋阿布扎比、沙特利雅得等地，或为美俄乌三方会谈地点，或为美俄双边会谈地点。

发展进入更加困难的时期。”刘中民说，“从外部环境看，2001年的‘9·11’事件不仅促使美国在军事上接连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，还导致新保守主义主导了美国的意识形态，使得军事上的‘先发制人’和政治上的‘民主改造’战略成为美国中东战略的核心。但‘先发制人’和‘民主改造’不仅未能实现阿拉伯国家形成所谓的美式民主，反而使阿拉伯世界陷入长期动荡，并且为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泛滥创造了条件。从内部发展看，2010年底中东剧变以来，阿拉伯国家在经济与社会层面，都经历了危机。”

刘中民认为，自2021年以后，随着域外大国力量趋于多元化，除美国以外，诸如俄罗斯、中国、印度以及其他大国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对阿拉伯世界影响力的上升，使得阿拉伯国家自主性上升。以拜登出任美国总统以后美俄博弈导致俄乌冲突之后的情况看，阿拉伯国家面对当时的美国之压力，均作出了避免“选边站队”的理性选择。在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以后，美国换了一副面孔，以斡旋者身份周旋于俄乌之间，却几次三番要求在中东地区展开和谈。诸如阿联酋阿布扎比、沙特利雅得等地，或为美俄乌三方会谈地点，或为美俄双边会谈地点。不再喊打喊杀的阿拉伯世界，似乎重拾起在西方中世纪曾经扮演过的桥梁作用。

谋求怎样的“统一”

埃及曾经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带头者。哪怕在美苏冷战最为严峻的年代，埃及和沙特形成共和制与君主制、

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对抗和竞争，可也没有彻底撕破1945年3月22日在开罗通过的《阿拉伯国家联盟条约》，或者说令阿盟解体。

早在1944年9月，亦即二战欧洲战场还有许多仗没打完的时候，埃及就颇为敏锐地感觉到，比之战前，在战后欧美将在中东、北非有所退却。这是否阿拉伯文明重启辉煌的起点呢？

回看历史，早在前伊斯兰时期，阿拉伯半岛诸如南部的麦因、赛伯邑、希本叶尔，北部的奈伯特、巴尔米拉、加萨尼、希赖，以及半岛北中部的肯德，这些王国都开始接触地中海与印度文明，进行贸易往来。公元7世纪，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创立伊斯兰教，大约从公元610年至1258年，阿拉伯文明达到了其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。从阿拉伯民族基本成型，到阿拉伯帝国扩张——至公元750年，亦即中国大唐天宝九载，阿拉伯帝国已是一个横跨亚、欧、非，疆域达1340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。如今属于西班牙、葡萄牙的欧洲大陆西南侧伊比利亚半岛，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行省；而直布罗陀海峡当时就是阿拉伯帝国的内海；地中海南缘非洲大陆北部如今的摩洛哥、阿尔及利亚、利比亚北部与几乎整个埃及，以及苏丹北部，尽属阿拉伯。向东，阿拉伯人的势力抵近到如今的阿富汗，直接与唐朝军队在中亚内陆怛罗斯打了一仗。大唐安西都护府出动2万军队，与1万葛逻禄突厥铁骑联合击败了号称15万大军的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军队。但此后，阿拉伯文明在数学、天文学、化学、医学、地理学、历史学、哲学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了巨大的辉煌，诸如中国的四大发明等等也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。总之，当时的阿拉伯文明在世界文明交往进程中